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十二回 首凶正法大快人心 義士探莊共商良策

且說恩爵向師傅說明來意，求他相助捉拿賴英、李根壽，並請他同去幫助林公。幼德聞言，躊躇半晌，才說道：「久聞林大人是有名的清官，他既有困難，我們理合幫他辦事；不過，我們師徒和賴、李二犯皆屬素昧平生，面不相識，你與賴英又有叔姪之分，似乎不便露臉拿他；依我的主意，必須派一個能乾的人，並且認得賴英、李根壽，先往投太湖馬跡山臥底，查明二人住宿的所在，約定日期，然後前去動手拿捉，那才可以手到成擒，一網打盡。但是誰人能當得臥底的重任，卻費周章呢！」幼德言畢，獨目僧插言道：「出家人本想到馬跡山湖神祠去，探望住持法明，今番也算天緣巧合，就順道替你們密探賴、李二犯的藏身所在。」賴恩爵聞言大喜，連忙說道：「全仗師伯熱心幫助！」當時又商議了一會，幼德設宴款待。當晚，獨目僧與恩爵都在張家耽擱。次日，吃過早飯，獨目僧與幼德約定五日為期，他就作別動身，搭船先往馬跡山。恩爵在師父家中又耽擱了數日。到了約定的那一天，金刀張幼德、武舉賴恩爵、玉面虎周培、插翅虎裴雄、黑虎趙猛、小老虎楊彪等六位俠士，扮做香客模樣，同坐大號快船，駛入太湖，正遇順風，扯滿風帆，向馬跡山駛來。船行如箭，不多幾時，馬跡山已在前面了！大家正在指點談笑，忽然蘆葦中划出四艘巡哨盜船，飛也似地駛到快船前，巡哨頭目喝道：「什麼船？」船伙計王二接道：「香客船，到湖神祠去做佛會的。」原來王二自小在水面上生活，曉得太湖梟匪規矩，見船要搜檢查問的。當下那頭目聽說香船，一縱身躍上船頭，入艙查看，瞧見香花燈燭，一應佛禮，信以為真，略略向眾人看了一眼，逕自出艙回小船而去。王二重又扯滿風篷，直到馬跡山前落篷停泊。獨目僧已在岸上等候，招呼師徒六人登岸，移步上山。路上，獨目僧悄悄向恩爵說道：「賴英那廝已往北京去走門路，欲將林泉台參革；李根壽現由蔡牽派為巡山大頭目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到湖神祠中，法明慇懃接入，即備素宴款待。獨目僧又同眾人說道：「李匪每晚要出來巡查兩次，拿他卻也容易，不過湖中巡查嚴密，只怕拿住了半途上再生枝節，並且被蔡匪知道底細，法明師決不能再在此存身。」恩爵答道：「這倒不妨。只怕李根壽拿不到，拿到了他，我們連夜開路，就是遇見巡湖的，有了這許多人，還怕發放不得？就是法明師也可跟我們同行，蘇城中寺院多得很，何愁無安身處？」法明也點頭稱善。等到席散，議定分三面兜拿，張幼德當路埋伏，獨目僧、恩爵為接應，趙、裴、周、楊四人埋伏深林中，截殺巡山嘍囉。各人派定差使，等到黃昏，各帶武器，分頭而去。

卻說張幼德正在山上瞻望，約摸一個更次，遠遠見一簇火光，蜿蜒而來，越走越近，只見一人乘馬，六個嘍囉掌燈前導，幼德就一拍掌發個暗號。李根壽在馬上忽然聽得啪啪幾響，連忙扣馬說道：「前面什麼響聲？仔細查來！」最前兩個嘍囉，執燈向四面照看，不曾瞧見什麼，謊報曰：「那是野兔追逐。」

李匪就重行點馬前進。幼德伏在山石下，瞧得清楚，急使個猛虎穿林的家數，直撲到李匪馬後，揮動手中的練金八寶刀，如風掃殘雲般直卷進去，只聽喀嚓一聲，那馬的後腿，已砍斷了一條，那馬受痛狂嘶一聲，猛地一躍，把李根壽顛下馬背，撲在地上。李根壽情知不妙，正待起身迎鬥，哪裡還來得及，張幼德何等迅疾，一個騰步已到身旁，手起刀落，李根壽大腿上已戳成一個透明大窟窿，負痛狂叫有刺客。此時，恩爵等五人從深林跳出，恰巧一對一，不費吹灰之力，把六個嘍囉一起砍死。張幼德揮刀割下李匪的衣角，塞住了他的嘴。解他的腰帶，將他捆個結實，然後大家扛了李根壽，取道回船。此時，法明也帶了兩個徒弟，以及應用衣服等類，也到船上，當即吩咐開船。將李匪捆在一邊，恩爵等在艙中飲酒。今番從山前駛出，湖中巡船等誤認是頭目出去開差使，故並不來查問。

張幼德等安然出了太湖，直到胥門停泊，時已過午。大家押著李根壽逕到泉台衙門，交給施順暫行看管。獨目僧作別往杭州，恩爵攀留不住，拱手而別。師徒六人，同至客堂坐定，恩爵就到簽押房稟明林公。林公著實獎勵了一番，一面命廚房速備盛宴，款待眾義士，一面同恩爵出來，與幼德等相見，稱揚了一番。然後，更換冠服，升坐大堂，提訊李根壽。根壽向上一看，那高坐堂皇的，恰正是前此幽白石洞的相面先生，自知無可抵賴，只好供認。並提朱四到堂，與他對質。根壽供稱：「少年死屍，名叫許森，家住婁門外，因姊姊翠菊被賴英強搶，欲行非禮，自行撞死白石洞中。許森連日到別墅中，索人吵鬧。」

賴英命用鐵尺把他打死，屍體入棺，由朱三、朱四扛出。至於移屍一案，實不知情。」林公命他畫了供，上刑具收監，一面備文申詳，一面傳許森家屬領屍。等到京詳復轉，李根壽斬首，朱四監禁三年，一樁移屍公案方算告一段落。

自從此案結束以後，蘇城人士對於林公的敢作敢為，傳播里巷，真是口碑載道，譽滿全城。因此之故，往昔有許多平民，受人欺負，又懼怕官府不敢出首，含冤負屈的，如今得此清官，也趁此機會，告起狀來，故林公案下，十分忙碌。那些狀紙雖告的事情不一，就中以告惡霸潘金城等的案件最多，要占到十分之六七。林公暗想：到任之前，就得到老師手諭，命查辦三惡霸，這潘也在其中。如今既有這許多人告他，平日的為人，也可想而知了。但是欲辦此案，必須調查清楚，然後下手。

當下便向賴恩爵詢問此二人的行徑。恩爵答道：「本地姓潘的，本分貴潘、富潘兩支，這潘金城卻是貴潘一支，家住山塘，平日專門聚賭抽頭，包攬詞訟，鬥蟋蟀，養黃鳥，結交遊俠子弟，酒食爭逐。但他人極聰明，又富於膽略，可惜走了邪路，若能改過遷善，前程未可限量。此等人宜乎用德感化，非強力所能折服。愚見以為恩師先寫信去規勸他一番，開他一條自新之路，在潘相國面上也交代得過。至於那葛大力本是沙棍出身，私通大盜，無惡不作，家產原有二千畝沙田，都是用武力搶奪得來的，家中常養一百多名打手，並風、雷、火、電四個教師，專備奪沙田械鬥之用。家中姬妾眾多，開銷浩大，沙田租息微薄，以致日不敷出，無可如何，只索勾結大盜，做那坐地分贓的勾當，從沙頭搬到蘇城，住在胥門外棗市，論其罪惡，實居三惡之首，應該捉拿，為民除害。」林公憤然說道：「該管府縣，真糊塗極了！他如此橫行，為什麼不早行拿辦，以安地方。」恩爵說道：「這也難怪他們，因為葛大力有兄名大椿，在京為御史，而為權奸穆彰阿的爪牙，府縣畏大椿勢強，就是有人控告，他們如何敢去與他為難？因此大力更加橫行無忌了！」林公說道：「他人怕懼權奸，我卻不怕，非將此人捉拿嚴辦不可。只是他家既有武師，拿捉也非易事，只有偏勞令師去密拿。」當下就押下公事，授給恩爵。恩爵告退出來，將公事轉交張幼德，並且把林公的話細說一遍。幼德說道：「為師素知金面魔王是蘇省的著名惡霸，京中既有偌大的靠山，家中又有許多漏網的大盜，最兇猛的是風、雷、火、電四個教師一篷風尚仲、轟天雷裘獅、火眼豹馮虎、電光腿褚宗，本都是林清的黨羽，自從林清伏法以後，他們才投奔葛大力。現在林公到任以後，便訪賴英，此輩聽了風聲，豈有不加防備；拿他固然不易，而且還須防他們先發制人，先派人前來行刺。為今之計，你只好等在這裡，保護大人，小心守衛，不可懈怠；我另帶徒弟出去設法密拿，雙方兼顧，始免岔事。」一面又吩咐趙猛、裴雄、周培、楊彪四人，扮作商客模樣，各帶隨身兵器，先出胥門，到昌記客寓中暫住；自己便向棗市而來，察看葛大力的住宅。但此間大廈極多，不能確定，恰好路旁有家酒肆，便走入肆中喝酒，借端向酒保問起葛家的住宅。酒保見問，便向他看了一眼，才指著西面說道：「那邊朱家莊上，有個新造的大莊院，便是葛二爺的住宅。客人是不是為沙田事，要去找葛二爺麼？」幼德隨口道：「是啊！不知他可在家中？」酒保答道：「大約總在莊上。因為昨天晚上他家兩個心腹莊丁在這裡喝酒，聽他們談論，永豐沙有新漲沙灘一千多畝，已經有人圍築，二老爺整備帶著打手去爭奪。對面也是有勢力的紳士，釘頭碰鐵頭，兩下裡萬一動手，又不知要打死多少人呢！」幼德和他搭訕了幾句，付過酒鈔，逕到昌記客棧，尋著了趙猛等一千人。其時天已昏黑，就在寓中叫飯菜，大家飽餐一頓，各自散步一會，等到更深人靜之後，幼德便把探得的情形，向徒弟們細說一遍。且說惡賊的莊院地方極大，他身居何處，一時不易知曉，若是冒昧前去，決難成事，非先去探明清楚不可。可是他那裡有能耐的人也不少，須得個膽大心細的人，才可擔此重任。話猶未了，早閃出楊彪，向幼德說道：「弟子願去探莊。」幼德道：「你去卻好，只是務要小心，但探明他的所在，如能探出他何日動身更好，切不可驚動他們。」

楊彪唯唯答應，換過夜行衣，背插純鋼軋鐵刀，推窗躍出，登上屋頂，端的身輕如葉，轉眼就不見了。

楊彪認定方向，一路撲奔朱家莊而來。到了葛家後界牆下面，使個猿猴升木的架勢，昂頭一躍，已到牆頭，站定腳步，定神向裡面一看，只見樓台亭閣，花草樹木，好一所巨大別墅。

他就在屋面向後院而來，只見這一所內院，靠北是堂樓五間，左右兩廂房皆有燈光透出。東廂房正有人在說話。他便伏在屋上，只聽一人說道：「你躲在那裡，估量咱瞧不見麼？待咱來拿你。」楊彪聽了，倒嚇了一跳，只道被他們瞧見了，正想掣刀迎敵，接著聽兩個又在那裡帶笑說玩話，方知是小廝和丫頭在那裡打諢。

楊彪不去多管這種閒事，便回身向西面廂房而來。到了簷前，他使出一倒掛珠簾之勢，將兩足尖鉤在簷頭上，上身倒掛下來，就窗隙中間向內一看，只見兩壁掛著書畫，北壁一隻天然幾，左右擺著花瓶插鏡，前面一張八仙桌，面南坐著一人，年約三十多歲，濃眉環眼，下首坐著一個美貌姨娘，桌上放著許多酒菜，正在那裡吃酒。楊彪暗想：我若立刻進去將惡霸拿住，也顯得咱是個英雄。打定主意，便將兩腳一鬆，使出一個鷓鴣翻身的家數，輕輕落地，一伸手抽出背上鋼刀，躡到廂房首舉刀挑起門簾，一個箭步如飛燕般躡入廂房，大聲喝道：「俺今天特來拿你。」說話之間，兩腳剛才點地，忽覺腳下一沉，喀撲一聲，從上面落下一口千斤罩來，把楊彪罩住。楊彪知道誤踏了翻板，正想上躍，此時已身不由主地落下陷坑了。

人剛落下，忽然一陣鈴聲，早驚動了一篷風尚仲、轟天雷裘獅二人。原來他們就住在裡室，職司看守，聽得鈴聲響亮，便帶著四個莊丁，從後面出來，猶如從阱中捉虎，把楊彪拖出陷坑，用麻繩捆個結實，推到葛大力面前。大力喝問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姓甚名誰？聽了何人指使？膽敢前來行刺。」楊彪暗想：師父再三叮囑，不要冒昧動手，咱不聽吩咐，致被擒獲，若然說出真情，諸多妨礙，還是不說為妙。打定主意，高聲罵道：「你這人娘賊，罪惡如山，誰不能殺你，何待要人指使。咱既被擒，要殺就殺，不用多言。」大力見他倔強，吩咐帶去弔在馬棚裡，生生地餓死這小子，看他還硬掙得？莊丁一聲答應，就推著楊彪走到後院，把他四馬攢蹄捆了，高高地弔在馬棚裡。

楊彪閉目無言，只恨自己魯莽。

再說張幼德在昌記客寓裡守到三更過後，還不見楊彪回寓，料出了岔子，便和三個徒弟計議一番，打點親去朱家莊搭救楊彪。不知如何下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